

记忆的痕迹

□肖复兴



老北京人是很讲究节气的。比如每到夏天,在皇宫,男的要脱下暖帽,换上凉帽;女的要摘下金簪,换上玉簪。人体最能感受季节的冷暖变化,装饰品则是为变化的季节镶嵌的花边。而对于住在普通四合院里的百姓来说,没有那么多的首饰要换,夏天到来时首先要换的是窗纱,然后便是搭天棚了。清竹枝词有道:“绿槐荫院柳绵空,官宅宅约略同。尽揭疏桐冷布,更围高屋搭凉棚。”这里所说的“搭凉棚”,便是说无论官宅民宅,只要是四合院,都要在院子里搭凉棚,就是老北京四合院讲究的“天棚鱼缸石榴树”老三样中的“天棚”。这里所说的“糊冷布”,就是要在各家的窗户上安上新的纱窗。

不过,能搭得起凉棚的,得是有点钱的人家。清同治年间《都门杂咏》有诗专门写道:“深深画阁晓钟传,午院榴花红欲燃。搭得天棚如此阔,不知债负几毛钱。”说的便是少钱的人家搭这样的凉棚是要负债的。因此,对于一般人家,帘子是要比凉棚更实惠也更需要的。即使是再贫寒的人家,可以不搭凉棚,但是,窗帘和门帘,哪怕只是用便宜的冷布糊的和秫秸编的,也是要准备的。

这样的传统,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甚至90年代。那时候,不少人家用塑料线绳和玻璃珠子穿成珠串,编成帘子;还有的用旧挂历捻成一小截一小截,就像炮仗里的小鞭差不多大小,用线穿起来,挂历的彩色变成了印象派的斑驳点彩,很是流行了一阵。

当然,这是只有住四合院或大杂院才有的风景,人们搬进了楼房里,这样的帘子渐渐被淘汰在历史的记忆里了。记得当年在天坛东门南边新建的一片简易楼里,还曾经见过有人家挂这样的帘子,风摆悠悠的样子,多少还有点老北京的风情。如今,这一带都拆迁了。时代的变化,帘子只是其注脚之一。

老北京的一般人家,大多不是玻璃窗,是那种花格纸窗。即使不可能家家都像有钱人家那样换成竹帘子或湘帘子,起码也要换上一层窟窿眼儿稀疏的薄薄的纱布,好让凉风透进屋里来。这种糊纱布,即竹枝词里说的“糊冷布”。那时候,我们管它叫“豆包儿布”,很便宜。

对于老北京四合院这种房屋门窗的格局,夏仁虎在《旧京琐记》里曾经给予特别的赞美:“京城屋制之美备于四方,以研究数百年,因地因时,皆有格局也……夏日,窗以绿色冷布糊之,内施以卷窗,昼卷而夜垂,以通空气。”他说得没错,一般的窗户都会有内外两层,只是我小时候住过的院子里的房子,和他所说略有不同。窗户外面的一层糊

窗户纸,里面的一层则糊冷布。糊绿色冷布的有,卷窗很少见。外面的一层窗是可以打开的,往上一拉,有一个挂钩,挂在窗户旁边的一个铁钩子上,旁边还有一个支架,窗子就支了起来,既可以挡住蚊虫,又可以让凉风长驱直入屋里。

前些日子,偶然读到邵燕祥先生的一则短文,题目叫《纸窗》。他说的是1951年的事情。那时候,郑振铎的办公室在北海的团城上,他去那里拜访,办公室是一排平房,郑振铎的写字台前临着一扇纸窗。郑振铎对他兴致勃勃地说起纸窗的好处。老人对这种老窗,才会有这样的感情。事后,燕祥回忆那一天的情景写道:“心中浮现一方雕花的窗,上面罩着雪白的纸,鲜亮的太阳光透过纸,变得柔和温煦,几乎可掬。”将纸窗的美和好处,以及人和心情乃至梦连带一起,写得那样的柔和温情。

对于北京的这种纸窗,燕祥还这样写他自己的另一番感受:“也许明清以后的人才用纸糊窗,也才领略此中的情趣。月明三五照着花影婆娑,这是温馨的;若是霜天冷月,把因风摇晃的枯枝的影子描在窗纸上,可就显得凄厉了。”他说得真好,夏天的夜晚,月光把树和花的影子描在窗户纸上,才是美好的、温馨的,老北京这种用高粱纸糊的纸窗,才最相适应;冬天,薄薄的纸窗,是难敌朔风的扑打的。

后来,我读《燕京杂记》,里边提到当时有一种特殊的窗户纸叫“玻璃纸,俗谓光明纸,用以糊窗,自内视外则明,自外视内则暗”。我没有见过这样的玻璃纸,在我们的大院里,倒是看过有钱的人家将花格纸窗换成玻璃窗。我家的窗户没有全换成玻璃的,只是把中间一块对开的杂志那样大的地方换成了玻璃,也算是跟随时代的发展吧,很有些阿Q式的自鸣得意。尤其是下雨的时候,趴在玻璃前看雨珠打在上面,又顺着玻璃窗一颗颗地滑落下来,再一滴滴前仆后继地爬上去,是我寂寞童年里难忘的记忆。

后读同治年间的竹枝词:“画堂春坐日迟迟,富贵人家得自宜。不待揭帘知客至,疏窗嵌得是玻璃。”不觉笑话自己当初的自鸣得意。人家早在同治年间就已经换上玻璃窗了,坐井观天的我还以为换上巴掌大的玻璃窗,就是随时代在发展呢。

我们大院没拆的时候,我回大院,看到那些花格木窗早都已经没有了,都换成了大玻璃窗。但是,每扇窗户旁边的铁钩子和支架都还在,虽然都已经锈迹斑斑,却像是沧桑的时光老人,不动声色地垂挂在那里,任风吹日晒,这是那个逝去的年代留下的一点记忆的痕迹。我问站在旁边的年轻人: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吗?他们都不知道。

城市笔记 看牙医

□郭韶明

看牙医是这个世界上最狼狈的事情。躺在座椅上,整张脸置于钠灯下,嘴巴张到最大,是怎样也自信不起来的。偏偏,没有人的牙齿是完美的,所以在牙医面前,我们总是小心翼翼。

有人列举生活中最恐怖的事情,看牙医是其中之一。所以,我周围的朋友说起看牙医,都是苦不堪言,不断拖延,直到不得不去。

去年我开始箍牙。以38岁的高龄箍牙,最常被问的一句话就是:你怎么这会儿才想到箍牙?

我总是淡然回一句:小时候拉下的课总是要补的。的确如此。十二三岁,父母看我的牙齿不太整齐,第一时间带我去箍牙。当时的牙医,是一位得过面部神经麻痹的老医生。检查牙齿时,我能清楚地看到他的面部急剧抽动。

这个画面像恐怖片一样,吓退了我箍牙的决心。本来就觉得拔牙恐怖,戴牙套丑陋无比,再加上让人恐惧的牙医,这事儿就真的没法干了。据说下次再看牙的时候,我是死活也不肯去了。

20多岁的时候,忙着恋爱,不能容忍大好青春里,有两年要戴着牙套度过。一直拖到38岁,牙医已经和我同龄,再也没有小时候的胆怯。这个年纪再来箍牙,故事更多。

某日拔牙忘了戴口罩,咬着纱布,完全没心思去卫生间整理一下。直到开上车,看到后视镜里的自己,我才知道这一路有多狼狈:纱布浸满口水,我像一个被堵住嘴巴的人质一样,目光游离。

我用了两周才重新适应怎么说话,刚戴上牙套口齿,需要重新练习发音。偏巧我早早答应了女儿的班

主任去班里讲课,学校希望家长给孩子上一堂职业课。我顶着口齿不清的压力,在戴上牙套的第三天,就在一群小学生面前,讲了一堂45分钟的课。

我的同事重新见到我,大吃一惊:哟,箍牙啦?太佩服你的勇气了。

我的母亲视频里见到我,说:你说话都不自然了。直到现在,还会有20多岁的小姑娘围住我:哎呀,我也想箍牙!也会有妈妈跑到我面前:我想给女儿箍牙,几岁开始比较好?

我总是干脆地回:赶快的,千万别等到我这个年纪。

只有老公安慰说:你戴牙套挺好看的。昨天和一位女行长吃饭,都50多岁了,箍一口整齐的牙齿。

我的牙医也成了我的朋友,经常紧急召唤她:在外地旅行,掉钉了怎么办?钢丝滑了怎么办?

她总是淡定地让我暂时处理一下,约个就诊时间。每次再见到她时,我都像被解救了一样,幸福感爆棚。

她的故事更长。

20多岁时上大学的时候,自己给自己箍牙。粘上最原始的金属牙套,太难受了,不能忍。然后一个一个抠掉,换上陶瓷牙套。

一个20多岁的姑娘,对着镜子给自己箍牙,那是多么难得的画面。电影一样。

我看到她整齐牙齿的一瞬间,下了决心。不用什么隐适美了,就戴牙套。

故事总在延续。我的小同事也刚刚戴上了牙套。

大家V微语

抽象之美

□吴冠中

●人们曾直接间接进入过令人神往的境界:茫茫的雪山,浩浩的海洋,岩崖起伏,黄沙奔腾,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幽谷,千里江山万里浮云的古古……是云是雾?是流泉?亦是,亦不是。从何处来?何处去?

●不知,那是一种境界,一种气氛,是人们向往的境界与气氛。小小的自我要求向宇宙扩展开去,人啊,总想在宇宙中驰骋,征服宇宙,获得最大的自由,所以人人欣赏“气魄”、“气势磅礴”……

●正是由于这种追求与联想,穿过三峡的时候,我们感受中的三峡比真实具象的三峡拔高多了。后者不过点燃了艺术的火花。画家画三峡多了,但大都远远不能满足人们感情的容量,因为作者太胆小,太拘泥于具象,“千里江陵一日还”,诗人比画家更敢于运用抽象手法!

●抽象的绘画手法是综合的,亦具象,亦抽象,它努力引读者进入那令人神往的境界,途中所遇大都是似与不似之间的雪山、海洋、岩崖、黄沙、幽谷、太古、云层、流泉……但更主要是通过画面的茫茫、浩浩、起伏及奔腾等等的气氛,使读者在感情中获得“气势磅礴”的满足!

我的父亲母亲

父爱深深

□黄仁兵

上世纪70年代初,我家从四川来到了贵州册亨。8月初到达时,天气热得像要爆炸一样,但相比饥饿而言,再热也不觉得有多难受。第一餐吃的是玉米面和干板菜,父亲看着我吃了三大碗,无言地摸了摸我的头就转身离开了。第一次从懂事以来感觉填饱肚子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。

在这期间,父亲一直忙着给我上户口,办入学的事。那时生活很苦,父母的工资要养活我们兄妹五人,父亲一直在默默地硬扛。每每听到母亲给父亲说什么什么才能够吃两天或一天时,父亲常常是看看几兄妹,默默地出门,回来时提一些能吃的东西。

10岁的时候,同龄的小伙伴大多从者楼河中抬石头卖钱。上世纪70年代,我们册亨县无论修什么房子,都不用砖的,都用者楼河中的石头,无论大小,建筑队都收。我也和小伙伴们一起,每天去河中挑石头等着建筑队收方。在此过程中,小伙伴教我一个诀窍,将石头四边码实,中间中空越多越好,不断熟练后,确实收效良好。但这一做法被父亲发现后,被他骂得凶猛异常,第一次,我看见他发起火来这么吓人。

他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,我告诉他这样做可以增加分量,可以多挣钱。他什么也没说,抬脚就将我的“艺术品”几脚就蹬塌了,然后冷着脸对我说:“这样做人,只能得一时之利,人要不实在,就跟这石头一样,很容易就会垮掉,即使得了钱,用起来也不会心安,别人知道了也会看不起你,更不会再要你的东西。”父亲的火发得很猛,给我幼小的心灵重重一击。从此事件中,

我喜欢白衬衫。喜欢把白衬衫穿得好看的人。骄阳里,套一件居家T恤。随意里,有股蔚蓝色气息。明快,热烈又慵懒,就像夏日。

天然简约,是我喜欢的样子,也是美感所在。

青靛那种五六十岁,甚至七八十岁,依旧爱穿白衬衫,且不会黯淡到哪里去的女人。

穿白衬衫,人好不好看是其次,关键要清爽。有某种纯正的韵味蕴藉。言之不及,言之不尽,这是比漂亮更好的东西,或曰风格。

白,是极简主义之光。吸纳一切,呈现一切,还投射一切。这是一块空地。需要想象力的撑腰。更靠底蕴。删减了所有的繁花似锦,最后立起来的,是自身的气质。洗尽铅华,却又万物生长。就像一个女人,到了不再要扮演一个美人的内心气候时。

她已知道,女人的帅,在于利落简洁。那是一种英气,一种发自内心的对自己本来样子的自信。那是极简,却又清雅、隽永。

白,是冰川,是雪山;是军舰、婚纱、网球衫,是梦。是一切颜色开始的地方。

也沉静也热烈,似铺张似内敛,有禅意亦明媚。是内心开始的地方。

我领悟了父亲要我怎么做人的道理。

父亲也是有虚荣心的。我高考失败,父亲什么也没对我说。当时特别想父亲给我出个主意,但他始终没有一言半语。母亲却叫我去代课,这期间却遇上了部队招兵的首长,经他动员后,我报名当兵了,父亲知道后,脸上露出了极为复杂的表情,从内心讲,父亲是一直盼望我能考上大学的。

在部队,每周我会给父母寄一封信,但回信常常是父亲手笔,无论千言万语,接近尾声时总会问一句:“这一周学到了什么,何时能入党?”我感觉我的压力好大,部队优秀战士那么多,何时我才能够资格?也正是父亲每信必问,才使我端正了态度,不断地提高自己,在同龄战友中第一个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当我把考上军校的喜讯告诉家中时,母亲说父亲第一次喝醉了。

在部队提干后,父亲的来信直接了很多:“战友是能帮你挡子弹的人,做什么都要对得起战友”;“当领导要懂得体恤下属,学会换位思考”;“谁家的孩子都是宝,要做到五湖四海一家亲……”等等。每封信都让我受益匪浅,每句话都让我修正着方向。一路走来,仿佛父亲从未与我分开,在每个重要关口,父亲伟岸的身躯总会出现在我眼前。

这次他生病我回去看他,问他去世后何可落叶归根,如果想,我一定让他回到故里。他却说:“一辈子奋斗在册亨,这里有太多的留恋,我死后,就地安葬吧!”这就是我的父亲,到今天,我才真正知道:人生哪有什么岁月静好,只是有人在为你负重前行。

白衬衫

□徐约维

白云悠悠荡荡,辉煌而充满幻想。一抬头,我们的心就辽阔了起来。虚无缥缈,一晃而过,却生成着我们内心的晴空。

爱默生说:“我们一生最基本的需要,是一个能使我们甘愿为之竭尽所能的人。”

这是我们生命里的一道白光。之所以我喜欢白衬衫,是因为白云可遇不可求,白衬衫却能主观作为。白,就是穿在身上的雪。就是给自己透透气,躲进单纯悠远里。就像那些空镜头。空山不见人,余音在暗暗回荡,又带着夏日的轻快。

也许,穿在身上的也不只是衣服,而是一个人的美学。曾听到一个日本故事:每年冬天,当初雪落下的那一天,人们就坐在庭院里,无言地望着那一片片的白,空前而美丽地飘落。这种对自然的肃穆,对生命的惊服,我能懂。

我相信,遇即喻。你遇见的,哪怕是一面一眼一瞬,背后都有千丝万缕、蛛丝马迹的渊源。都是上苍在试图与你说点什么。

关键是,你要懂。抓住一闪而过的感受,辨析消化。包括沉淀收藏,成为日后的顿悟。

初雪。我的感受是:满身风月,如何收拾起?